

现实数据与“心灵数据”

■ 刘振

最近,一位作家谈到自己新近出版的一部关于空巢老人的非虚构作品时,说到这部作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有大量现实数据,而第二个版本则舍弃了很多数据,因为他觉得“以文学的名义展开的非虚构写作,更应当给出人的‘心灵数据’”。细细想来,这句话颇耐人寻味。

以现实为描摹对象的非虚构作品,往往和新闻报道一样,讲求“用数据说话”,认为这样才真实、准确、有力,这几乎成了一条不言而喻也不容置疑的定律。但是,这位作家却反其道而行之,舍弃别人觉得最有说服力的数据,直接进入一位空巢老人的生活,用大量的细节、话语、动作,铺陈出他们的生活情境、情绪感受与所思所想。所谓“心灵数据”,正是这样一种独特、个性化、有血有肉、真实而有痛感的生存体验,也是数据无法体现、算法无法穷尽的心灵空间。

其实,文学关注个人、关怀心灵,向来如此,所谓“心灵数据”也只是对现实数据的一种说法,本质上并无新意。作家之所以刻意提出,意在重申大数据时代,文学守护个体内在价值与独特性的作用,让个体不被整体的数据所淹没,让个性不被冷冰冰的数字所代替。事实上,人们关注某个社会问题或社会群体,首先是被推己及人的感受所唤醒,被共通的情感经验所感动,并非被精准的数据所俘获。一张“春运母亲”的照片让人瞬间泪目,一张“霜花男孩”的照片唤起人们的怜悯同情,恰恰是这些无法被数字化的细节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达到数据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同样,文学的职责与意义,正在于此。



布谷鸟的春天

■ 吴鲜

人间四月天,无疑是大美的。清晨,我半躺在床上,静听窗外的鸟声。鸟声清越,鸟声一地,鸟声从未苍老。

好像是缺了一些什么,是什么呢?在这个暮春时节,亮晶晶的早晨里,我翻身下床走向阳台,推开窗,努力去回忆,去寻找。忽地,仿佛从远方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熟悉的鸣叫之声:“刮锅,刮锅,割麦,割禾。”这就对了,是布谷鸟的叫声。布谷鸟的春天哟!姗姗来迟焉!你再不来,春天就要结束了,我在心中暗喟念叨。

布谷鸟,在我的家乡桐城,人们大多习惯地称之为刮锅鸟。关于这一名称的来历,由于传承久远,业已无从考证。反正打我记事时起,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乡人们,包括我们一带半拉不大的孩子们都是这么叫的。但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是只闻其声,却未见其身,真是一种神奇的鸟!

早些年,在乡间,布谷鸟的叫声充斥着我整个童年时代乃至少年时光。奶奶对于布谷鸟的叫声提醒,是在她寄予厚望的菜园地里。割麦,插禾,这在乡间都是很繁重的体力活,在奶奶的心中,她要伺弄好她的菜园地,以保证一大家子人一日三餐蔬菜的充足供给。而在爷爷的眼里,布谷鸟的叫声是一种提醒:莫误农时,一年之计在于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他说,刮锅鸟一叫,春耕农忙就要开始了。

麦地里,田野间,山坡上,在这一个暮春时节,时不时会从不同的地方传来布谷鸟叫声,一声,两声,声声不歇。我曾认真地问爷爷,刮锅鸟一天到晚就这么一直叫着,你不累呀?谁说它不累?奶奶接过爷爷的话茬:刮锅鸟是神鸟呢,你们可不许伤害它们。在奶奶的心中,布谷鸟的叫声就是一份深藏于天地间的性灵:一种叫做生命春天的成长,繁衍生命的薄厚均匀,再一圈圈转动,麦子与麦壳混合集中成堆;待有风时,用木锨借风力,将麦子扬出。

“麦子是土地最优美、最典雅的,最令人动情的庄稼……到了六月,农民抢在雷雨之前,把麦田搬走。”播种是抒情优美的农事,收割是深情获得的农事。翻阅《齐民要术》《陈敷农书》等古代农书,一部部泛黄纸页所记录的文字,朴素而深情。透过文字,仿佛看到一簇簇幼苗摇曳的远古大地,更觉禾稼尽观,农事丰盈。

黄山

梦回延安

■ 叶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野战部队考入当时的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现国防大学政法学院)。学院自成立以来,有条不成文的校规,所有学员在毕业前夕,都要到延安现场教学,开启“寻根之旅”,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洗礼,让党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那一年,大学毕业前夕,我和同学们一起,奔向心中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

当时延安还没通高速公路,更没有高铁,我们这一届学员近千人,分成几批,自带背包行囊,在西北高原上,十几辆军车组成的车队,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一路高歌,一路向北,经过近一天的行军,黄昏时分终于到达延安。

学院在延安有自己的教育基地,也就是一排排窑洞,一孔挨着一孔,跟电影里一样一样的。里面是大通铺,一个班七八个人住一孔。自参军入伍后,平时住营房,野营拉练住兵站,住帐篷、住民宅,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参加边境自卫反击战,住荒郊野外、住猫儿洞。住窑洞,对我来说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新鲜又好奇。

十二天的现场教学,主要内容是专题讲座、参观革命旧址、瞻仰烈士陵园,请老红军讲传统、家访座谈、在延水河畔开篝火晚会等教学活动。学院精心安排的专题

讲座,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伟大而平凡的战士张思德》《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继承发扬延安精神》《沿着烈士足迹前进》四个专题讲座扣人心弦,《延安岁月》《圣地沉思》等系列教材和《怀念您啊,延安》《永恒的精神》等教学录像片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遗存,让我们仿佛回到了七八十年前的峥嵘岁月。1935年至194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坐阵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十三年峥嵘岁月,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低谷走向高峰。

杨家岭、枣园都是毛主席当年在延安居住的地方。老人家在这里写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许多重要文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召开,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七大也在此召开,毛主席在大会开幕词中强调“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愚公移山》的讲话,号召全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凤凰山、宝塔山、清凉山三山鼎峙,周围有众多革命旧址,我们逐一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保育院

等红色教育旧址,眼前仿佛重现延安时期的情景,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青年和有识之士,高唱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以“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毅力,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奔向延安,就是因为延安窑洞里有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必胜的坚定理想信念,有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

在延安,我们更加深切感受到,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部历经沧桑、曲折坎坷、波澜壮阔的奋斗史。面对数倍于我党的国民党军队和外国侵略者,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面对国民党围堵封锁,我党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在延安南泥湾开展生产自救运动,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被誉为“南泥湾精神”,成为教育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光荣传统的宝贵精神财富。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下,我们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绝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而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告诫全党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沉着应

对,科学决策。中国的发展,让世界为之瞩目。紧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紧贴思想政治建设实际,紧盯社会大众的精神需求,紧扣时代脉搏,让革命传统永葆生机,让延安精神薪火相传,这正是延安革命传统教学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也是让革命传统在创新发展中永葆生机的必然要求。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延安是革命圣地,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她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延安精神。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三十多年过去了,延安精神一直感召着我,激励着我。

一次延安行,一生延安情。



黄山奇松

■ 何振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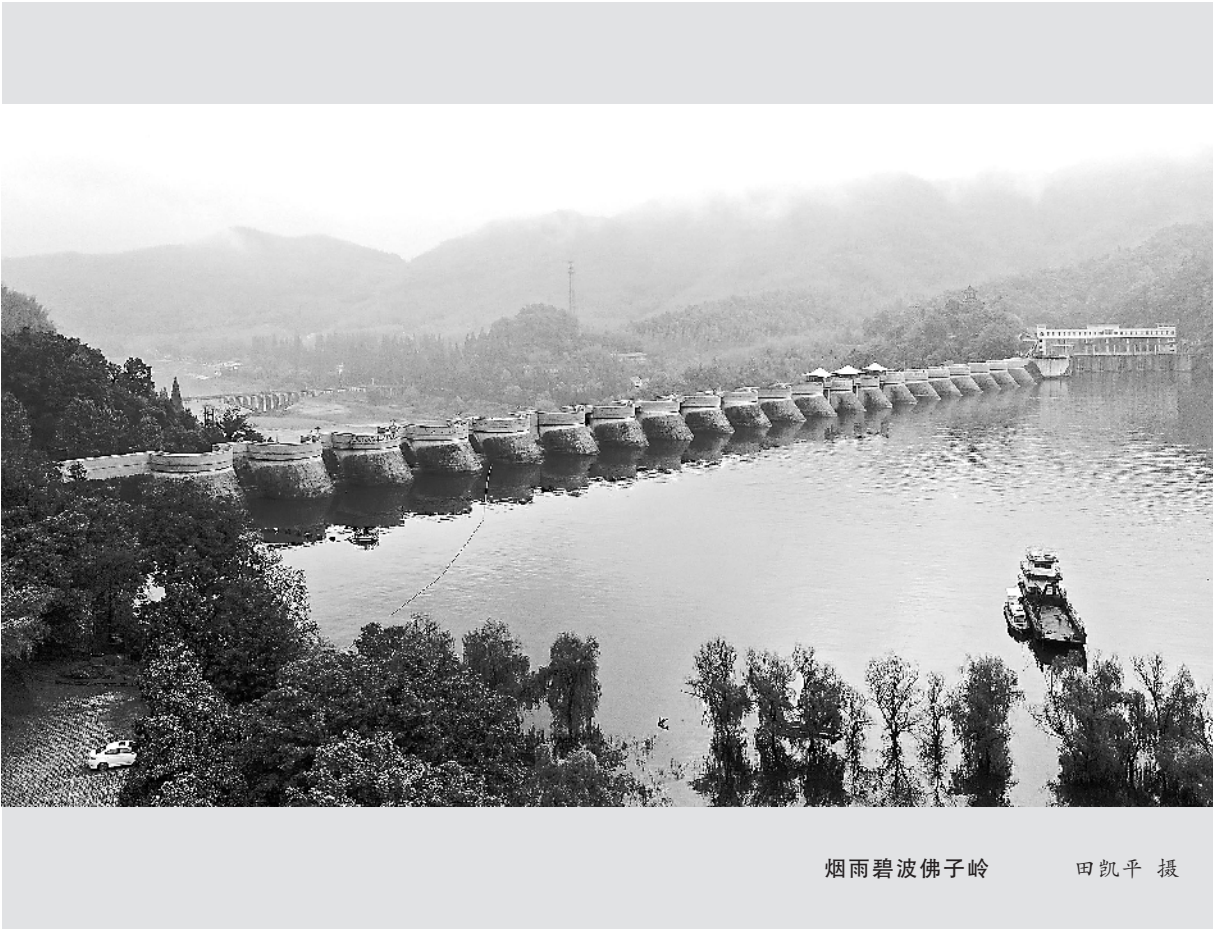
“登黄山天下无山,黄山奇松冠天下”。“奇松”,是黄山“四绝”之首。

在这神奇山崖坡谷土石上,千峰林立,万壑松封,松涛澎湃,遍山皆松,素有“黄山为天下奇松数株最多之山”和“黄山无树非松、无松不奇”的赞誉。清朝的雁黄布衣曾多次游览黄山,满怀激情歌颂黄山松,按众多奇异之松的特点,创作了《黄山百松歌》。当代画家朱峰曾在黄山历辛十余年,迎着狂风暴雨,顶着漫天飞雪,登绝顶、临险壑、寻找奇松,细微写生,描绘了《黄山百松图》,艺术大师刘海粟为其画册出版题写:“更铺万丈鹅溪绢,编写黄山万壑松。”

黄山松形状奇异。万顷青松,千姿百态,刚毅挺拔,形态各异,有虬枝如龙盘柱,有顶枝扁平如经人工整修;有冠形像伞,有尖状像剑;有群株相聚密集,宛如遮荫凉棚;有枝叶随风飘柔,宛如少女轻盈起舞;有低低生长谷洞,无声无臭,甘心平凡;有高高屹立峰巅,战胜风险,顶天立地;有的形似振翅欲飞的雄鹰,有的状像猛虎出山;有秀美蓬枝形如凤凰开屏,有蜿蜒石壁状似苍龙卧坡,真是无奇不有。更有奇形巧合者,还流传着美妙的典故,“梦笔生花”就是其中一例:在黄山北海宾馆前,一石挺出,平空耸立,下圆上尖,像一支书法家的“斗笔”,峰顶尖石缝中,长着一株奇巧古松,盘旋曲折,深荫一团,好像盛开的鲜花。据说,明代有一位姓花的秀才京城御考落榜后,来黄山游览,消愁解梦。他来到此处,久久不肯离去,仰视,想象,沉思,见此似笔之石,见笔尖如鲜花盛开的奇松,赞不绝口,突如梦中猛醒,朝天自问自答:“石笔犹能生花,余花何不能开?毅坚其志,花必开焉!”于是,他朝石笔奇松三拜,留下誓言,下山而去。第二年,他果真考上了状元。“梦笔生花”也由此得名。多少年来,游客至此,观察奇形,津津乐道,甚至也有三拜者。

黄山松性格奇特。三十年前,我第一次登黄山,导游向我介绍了黄山松的特性。黄山松是中国华东高山寒空峰石峰峭松属一种,尤能抗低温、顶台风,性格顽强,不怕冰劈雪蚀。其形多样,寿命长久,特别适应地壳环境,尤耐贫瘠,其根系善于坚强穿透岩层石缝吸收营养,竟枝繁叶茂而生存。它凭借风力和飞禽走兽传播种子,在坎坷坡谷、峭壁悬崖,只要一抔泥土就能扎根发芽。黄山常年多云多雾,四季空气潮湿,岩石和土壤含水量重,这就滋润了土石缝中大大小小的各异奇松。清代著名游客潘来曾登黄山实地考察,在《黄山绝异》中写下了黄山松凭“云雾之气,日露之精”而生长的名句。正是如此,黄山松得天独厚,适应了特殊环境,形成了傲骨天生、刚毅顽强的奇特性格,海内外游客赞其为“劲松”“傲世奇松”。

黄山松象征奇伟。汉末会稽太守陈业,酷慕黄山松,隐居黄山,他是古代知名人士在黄山定居的第一人,晚年曾自称“黄山不老松”。古往今来,黄山松象征“高寿”,中华历有“寿比南山”“寿比黄山松”的说法。黄山松经受冰川洗礼,强劲地生长在八百至一千八百米的高山上,它的根能穿石而下,绕石而过,钻缝而扎根,坚韧不拔,给人们奋发上进的意志和力量,象征着“顽强”“奋进”。当今,人们正以“黄山松精神”,同心实现中国梦。



烟雨碧波佛子岭 田凯平 摄

农事丰盈

■ 王太生

我是一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从前的城池有油菜花粉的传播,豆荚的清香,弥漫着农耕气息,年幼时常去乡下,从此便对那些野径疏篱,粗蔬细苇,小屋炊烟,甚至是田地里散发出来的泥土味道,感到亲切。乡村世界,天地广袤,器物温柔,农事丰盈。

那时我喜欢看农人扶犁而耕,那些被春雨浇灌过的土地开始苏醒,变得柔软。牛在前面走着,犁铧在田地中哗哗翻出一道口子,土膏泛着青光。一只大鸟,立于细绳田埂,站在不远处。

闲观农事,人在乡村是客,却觉得它们一件件,在季节里渐次饱满清晰,棱角分明。

插秧,是一件让人内心丰盈的事情。正所谓,云在青天,水在瓶。水田漠漠,波平如鉴,青秧在田,天光云影。鸟在空中飞,人立于田中,一棵秧,一棵秧地栽插,身子向后退着,这样的情形很美。

稻田放水,地气涌动,声响喧嘩。农人扛大锹,背影如雕塑伫立,掀开土坝含草根软泥,水便如绸缎般一跃而过,顺着渠潺潺而下,稻田便有了一片汩汩水声。一位家在乡村的朋友,向我描述“开秧门”的情景。那些被灌入

清凉之水的田地,硬土成膏泥,睡了一冬天懒觉的小虫子纷纷爬出草丛或洞穴,落荒而逃。于是,密密麻麻的鸟也在天空舞动、蹁跹,争先恐后,啄虫而食。到了插田的日子,扯头手秧叫开秧门,要放鞭炮庆祝。人会送茶酒到田头,分吃蛋、饼、包子。乡亲们哼唱着秧歌,脸上满是神圣与庄严,手上撒下的是第一季的希冀与憧憬。

采茶也是一件能让人内心安静的事。采茶很辛苦,一大早擦着露水上山,带上准备好的午饭和水,一个人一天也不过能摘几斤。朋友邀我上山采茶,说摘下的茶叶可以拿到村上店中炒干,归己。我人还没去,已是心向往之。

闹河泥,也曾是经典农事。闹上来的淤泥,曾是过去农家的有机肥。我喜欢看农人撑一条大水泥船到河心去闹河泥,看那河中微妙变化——闹河泥的竹具搅动了一河清水,空中生泥烟,逐渐磅礴,若游龙走兽,闹河泥便也成了一件有翰墨清趣的事情。当然,那些河泥被弄上岸后,不仅可充当肥料,还是做砖坯的上好材料。河泥做成砖坯后,在土窑中高温燃烧,飘过一缕狼烟,成为村民砌房建屋的青砖。

浅夏时节,在乡下看农人踮起脚尖采摘果子,让人心怀欢喜。我曾在